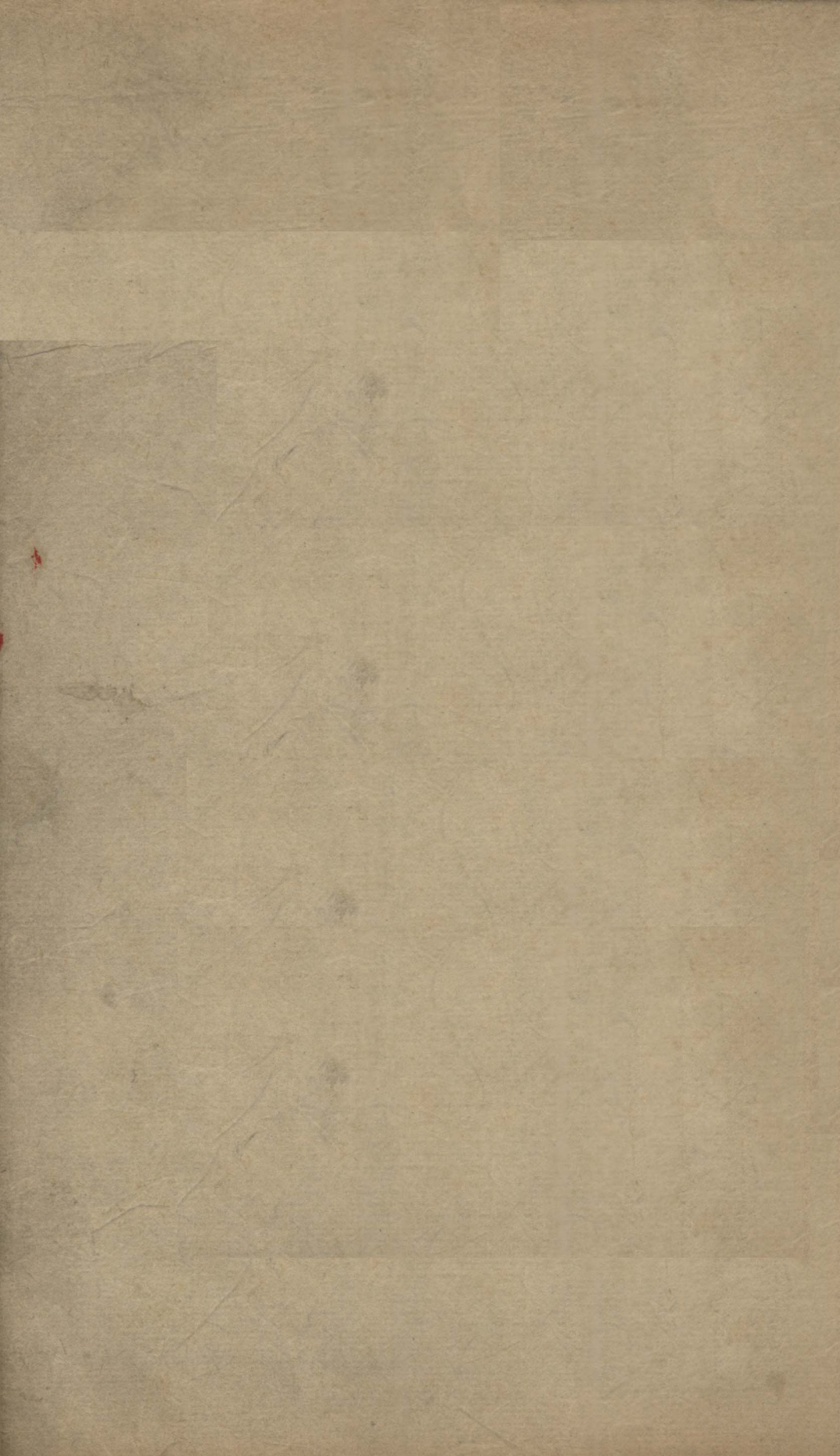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九

說命上。

集傳說命記高宗命傳說

史記高宗盤庚弟小乙之子也名武丁以夢得說於傅險

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傳說

之言命之曰以下是也猶蔡仲之命微子

之命後世命官制詞其原蓋出於此上篇記得說命相

之辭中篇記說為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總

謂之命者高宗命說實三篇之綱領故總稱之今文無

古文有

集說

林氏之奇曰此三篇蓋史官記高宗得傳說與之

反覆商較議論為治之道與夫學問之大方而其

文類多故其策分為三篇而有上中下之別○王氏樵

案命官有辭自唐虞有之少僅一言或多或數言而止

出於當時面命有書自說命始其事既非常其言則大

訓微言在焉夫子錄之實與三謨伊訓相表裏非他篇

也。比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集傳

亮亦作諒陰古作闇案喪服四制高宗諒陰三年鄭氏

注云諒古作梁櫨謂之梁闇讀如鶉鷃之鷃闇謂廬也即倚

廬之廬儀禮翦屏柱櫨

朱子曰柱音知主反似是從手不從木

鄭氏謂柱櫨所

謂梁闇是也宅憂亮陰言宅憂於梁闇也先儒以亮陰為信

默不言

孔氏安國曰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

則於諒陰三年不言為語復而

不可解矣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居憂亮陰不言禮之常

也高宗喪父小乙惟既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其過於禮也

故咸諫之。歎息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爲法於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令。王言則爲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矣。

集說

朱子語類問諒陰以它經考之皆以諒陰爲信默惟鄭氏獨以爲凶廬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曰所引翦屏柱

楣是兩事蓋始者戶北向用草爲屏不翦其餘至是改而西向乃翦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楣檐著於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楣以拄其楣架起其檐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梁闇未詳古定制何如不敢輒爲之說但假使不如鄭說亦未見天子不可居廬之法○時氏闢曰免喪之後則發號施令與天下更始當臣民拭目觀化聳然聽命之時高宗猶且弗言弗言者恭默深思爲君之難不敢易其言也非柔懦闇弱曾中無所主而不能言也中無所主而不言則柔懦闇弱之形已見於外惟中有所主者雖未嘗言其至誠發越自不可掩此高宗之羣臣默窺於不言之表而有明哲之說○金氏履祥曰謂之明哲者以高宗天資之不凡也知之固貴於行之故曰實作則命令之行乃作則之事也○申氏時行曰知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先天下而知者也明者方寸虛靈無一理之不一具哲者察微知著無一理之不燭言具是先知之德者謂之

明哲之
人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
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集傳

庸。用也。高宗用作書告喻羣臣以不言之意。言以我表

正四方。任大責重。恐德不類于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惟恭

敬淵默。

金氏履祥曰。恭者。敬身以處。默者。不言而思。

以思治道。夢帝與我賢輔。其

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

夢寐之間。帝賚良弼。其念慮所孚。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

也。

集說

程子曰。夢說之事。高宗只思得聖賢之人。須是聖賢之

人。方始應其感。若傳說非聖賢。自不相感。如人卜筮。著
在手。事在未來。吉凶在書策。其卒三者必合矣。○問高宗往
求說邪。說來入夢邪。曰。譬懸鏡於此。有物必照。亦非鏡往照

物亦非物來入鏡。大抵人心虛靈善不善必先知之。○或言高宗於傳說文王於太公蓋已素知之矣。恐羣臣未信故託夢卜以神之。曰此偽也。聖人豈偽乎。○朱子曰高宗夢傳說分明有個傳說在那裏。高宗卻不知所以夢見亦是朕兆先見者如此。○帝賚良弼必是夢中有帝賚之說。說是帝真賚不得說無此事只是天理亦不得。○呂氏祖謙曰自古聖賢皆於恐懼用工。恐德弗類入聖作德之門也。○恭默者用志不分也。思道者沈潛思慮玩索天下至理之所在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

集傳

審詳也詳所夢之人繪其形象

孫氏繼有曰追述其夢中所見而想像其形容

曰象得其象而繪之則曰形

旁求于天下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築居也

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傳巖在虞號之間

地理今釋傳巖在今山西平陽府平

陸縣東北二十五里一名隱賢社水經注云沙潞水出虞山東南逕傳巖歷傳說隱室前俗名謂之聖人窟孔安國傳傳

說隱于虞號之肖似也與所夢之形相似

集說

陳氏雅言曰天之生賢將欲以用世而高宗求賢之心能合上天生賢之心賢之處世將欲以得君而高宗求

賢之心。又能合賢人用世之心。○何氏孟春曰。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墨翟書云。傳說衣褐帶索。備築於傅巖。賈誼賦云。傳說胥靡乃相武丁。遷史殷本紀云。說爲胥靡築於傅巖。孔安國書傳說代胥靡以供食。孔之所謂代。緣墨之所謂傭也。史記索隱引漢書注。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莊周書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是刑使人不聊於生。如此。非輕刑矣。說之賢而被此刑。吾不敢信。況書只云築胥靡。非經之所載也。竊意伊耕傳築之云。不過明其方賤。苦力民閒。而成湯高宗。能得之於巖。巖穴耳。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集傳

於是立以爲相。案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

以爲相。書不言省文也。未接語而遽命相。亦無此理。置諸左

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

者。近其人以學也。史臣將記高宗命說之辭。先敘事始如此。

集說

黃氏度曰。古者冢宰猶是行有司之事。相則師保也。仲虺爲左相。伊尹爲右相。周召相成王。爲左右。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集傳

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

王氏炎曰不曰諫而曰誨者蓋屈己以求教也無

時不進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說處之以師傅之職而又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呂氏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

集說

胡氏一桂曰相業莫大於輔君德高宗命相未及他事而責之以納誨輔德爲第一義蓋其思道精見道明又

素學於甘盤而有得故其言如此○王氏樵曰納誨而不朝夕亦難以奏功曰左右則無閒曰朝夕則無時君德安得而不成乎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集傳

三日雨爲霖高宗託物以喻望說納誨之切三語雖若

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作礪使成器。舟楫使濟難。霖雨使澤民。○
蔣氏惺生曰。金作礪。望其朝夕有切磋琢磨之功。使已
德日修。而至於成器。濟川舟楫。則澤及乎人矣。大旱作霖。則
及天下。如天地之功用。非人力所可及。所謂一節深一節也。

啟乃心沃朕心

集傳

啟。開也。沃。灌漑也。啟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

漑我心而厭飫也。

集說

陳氏大猷曰。相業莫大於輔德。輔德莫切於格心。格心
之道。非可外求。惟以心格心。啟。開而發之也。沃。灌而入
之也。如渴之沃漿。神受心領而入之深也。○陳氏櫟曰。高宗
命說之初。已有渴教之意。今欲遂沃其渴教之心。說果開誠
心以進言。高宗心心相孚。必有如土受水之沃。如所謂江海
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者矣。○劉氏應秋曰。汝
心啟。則礪也。舟楫也。霖雨也。各已致其相資之益。我心沃。則
金也。大川也。大旱也。各已得其默助之功矣。輔德之道。又何
以加於此哉。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集傳

方言曰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瘳愈也

孔氏穎達曰藥

之攻病先使人瞑眩憤亂病乃得瘳

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我

之行無所見也

集說

時氏瀾曰大臣之進言始開陳其略中則漸引其君以當道而後進苦口之言於終進諫之序也高宗慮說守

進諫之常未肯盡吐故使之即陳逆耳難聽之言言不逆耳則過不能明猶藥不猛烈則疾不愈也高宗恭默思道已造明哲之地矣而其自處乃若暗而無所見者如跣足之人苟不視地即為物所傷蓋高宗恐說視已為成德之人高宗雖已成德無說以扶持之則未免有自虧之病其望說又切於前矣○王氏炎曰己之有失非說之苦口不能藥己之不明非說之開導不能行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集傳

匡正率循也先王商先哲王也說既作相總百官則卿

士而下皆其僚屬高宗欲傳說暨其僚屬

黃氏度曰同官為僚使說表倡之○

袁氏黃曰暨者下及之詞

同心正救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迹

袁氏黃曰率者

循而弗違迪者蹈而無間

以安天下之民也

集說

陳氏雅言曰高宗於傳說不特望其以已正君而又望其暨百僚同心以正君者誠以君德之進退係乎羣臣

之賢否苟小人眾則說雖賢亦無以獨成正君之功故欲其擇羣才以居庶職則道同德合庶能左右輔弼交修不逮以正其君然而正君之道當何如哉亦惟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而已夫成湯之創業垂統所以遺後嗣者至矣後世之君莫不遵守之故命說先之以俾率先王而後言迪我高后者與君牙所謂用奉若於先王以對揚文武之光命同也成湯之迹商之先王能迪蹈之故欲其率先王以迪高后以康兆民則安民之道盡而匡君之道亦盡○孫氏繼有曰說之納誨者一而臣皆納誨則其輔益廣說之啟心者一而臣皆啟心則其沃益深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集傳

敬我是命其思有終也是命上文所命者

集說

陳氏樂曰。卽相亦准終之意。○王氏樵曰。君德成。則輔德有終。民生安。則同心匡辟有終。○姚氏舜牧曰。命朝

夕納誨。到迪高后康兆民。此爲相業之終。不如是。其責未盡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集傳

答欽予時命之語。木從繩

朱子曰。引繩彈墨以取直。

喻后從諫明諫

之決。不可不受也。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己。不必責進言於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況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集說

陳氏雅言曰。高宗託物以喻其意。故傳說之復高宗。亦託物以進其辭。木之生豈生而皆正。惟從繩則無不正。

君之德豈生而皆聖。惟從諫則無不聖。傳說於此。將進其中篇陳戒之辭。故先說此以廣其從諫之量。高宗欲資之於人。故以納誨責其臣。傳說使反求諸己。故以從諫之道望其君。納誨者。相臣之職。從諫者。人君之道也。○呂氏樞曰。言從諫

者亦以美高宗堅其爲善之志也。於美之中而又勸焉者此也。姚氏舜牧曰君曰欽予時命。臣曰祇若休命。是謂一機成相。

說命中

集說

陳氏櫟曰說初見高宗上篇所言只及從諫至此乃詳及爲君立政之道。

惟說命總百官

集傳說受命總百官冢宰之職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說以官高任重乃進言於王故史特標此句爲發言之端也。○林氏之奇曰高宗之於傳說信之篤任之專遂舉國而聽之使之代言政事其至誠之心上格於天下孚於民而其君臣同心同志相與孚契於一堂之上如股肱元首之相爲用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集傳 后玉天子也。君公諸侯也。治亂曰亂。明王奉順天道。建

邦設都。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乳氏穎達曰。周禮立官

法。亦是長之義。大夫以下分職。不制為君臣上下之禮。以尊

同。每官各有其長。故以師長言之。臨卑。以下奉上。非為一人逸豫之計而已也。惟欲以治民焉

耳。

集說

楊氏時曰。明王不以私智自用。循天理而已。所謂奉若

君。君奉天而不能以獨治。故任之臣。建邦設都。分地而居之

分職而任之者。非欲以天下奉一人。惟欲以一人治天下焉

耳。○王氏樵曰。天之化育萬物。亦豈自用。凡日月星辰雨露

風霆。皆所以為天之用。而代天之行者也。王者豈能以一人

之聰明。徧及庶物。故以尊臨卑。而事有統。以下奉上。而職有

分。○申氏時行曰。天道以尊卑上下之自然者而言。所謂天

秩之禮也。奉若者。順天道之自然。而制為尊卑上下之禮也。

建邦。是即四海之內。而分建之有王。畿有侯。國設都。是就一

邦之中。而分設之。有大都。有小都。此分土之事。后王君公所

以樹之於邦者。大夫師長。天子諸侯。皆有所以承之於都者。

此列爵之事。惟以亂民者。惟體統嚴而分守有定。位序列而化理益周。君以贊天。臣以贊君。凡以治民焉耳。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集傳

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無它。公而已矣。人君法

天之聰明。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

集說

孔氏安國曰。言聖王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雖復運有推移。道有升降。其所施為。未

嘗不法天也。○蘇氏軾曰。未嘗視也。而無不見。未嘗聽也。而無不聞。此天聰明也。而聖人法之。○呂氏祖謙曰。高宗已造明哲之地。若火然泉達。故說欲擴充高宗之明哲。必憲天之聰明而後已也。○陳氏櫟曰。憲天聰明。則君與天。臣民之心。均此天理。自有不容違者。此四句。因上文而申言之。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集傳

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

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二者所以爲己。當慮其患於人也。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謹於在笥者。戒其有所輕予。干戈所以討有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用於己也。王惟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焉。則政治無不休美矣。

集說

朱子曰。惟天聰明。至惟干戈省厥躬。八句各一義。不可牽連。天自是聰明。君自是用時憲。臣自是用欽順。民自

是用從乂。口則能起羞。甲冑所以禦戎也。然亦能興戎。衣裳者。賞也在笥。猶云在箱篋中。甚言其取之易。如云箚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惟其予之之易。故必審其人。果賢邪。果有功邪。則賞不妄矣。干戈刑人之具。然須省察自家真箇是。否。恐或因怒而妄刑人。或慮施之不審。而無辜者被害。則刑之施當矣。蓋衣裳之予在我。而必審其人之賢否。干戈施之於人。而必審自己之是非也。○王氏炎曰。此所戒皆恐其聰明蔽於私欲。而不與天相似也。克明則庶幾於天之聰明矣。○傅氏元初曰。言動命討四件。機動於此而應在彼。喜怒予奪發於一時。而榮辱成敗關乎四海。百姓四句。皆是戒其輕

而欲其重。持以凝定。而出乎精明也。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集傳

庶官。治亂之原也。庶官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王

制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六卿百執事。所謂官也。

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

惟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

孔氏穎達曰。私昵。謂知其不

而任之。

所以亂也。○案古者公侯伯子男。爵之於侯國。公卿大

夫士。爵之於朝廷。此言庶官。則爵爲公卿大夫士也。○吳氏

曰。惡德。猶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

爵亦不可及。

集說

孔氏穎達曰。治其事。謂之官。受其位。謂之爵。治事必用能。故官云。惟其能。受位宜得賢。故爵云。惟其賢。戒王使